

《一念無明》

躁鬱紐帶 鮮活現實

黃進導演、陳楚珩編劇的《一念無明》，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創意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計劃之中第二部公映的作品，相比起更早公映的《點五步》，《一》片在公映前先在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等評獎活動中得獎，聲勢上是更勝一籌。而電影本身沒有《點》片那種商業電影趣味，風格也更沉實穩重，把觀眾拉進一個多數人視而不見的現實中。

行 光



▲電影的鏡頭刻意與觀眾保持距離



▲從天花板向下望，阿東（下）與父親的居住空間，一目了然



▲阿東（左）只與一個小學生談得來



▲阿東父親不知怎樣面對兒子

《一念無明》的故事講患有躁鬱症的阿東（余文樂飾演），獨力照顧飽受病患折磨的母親。他的父親早就不顧而去，事業有成的弟弟也遠在外國。母子二人的情緒互相牽引激化，成為漫長的困獸鬥。一次意外，導致阿東的母親死亡，也令他住進了精神病院。阿東的父親在醫院要求下，把病情穩定下來的阿東接到自己的板間房居住。兩個背負愧疚的大男人要直面對方，重新建立關係，而更大的問題是，阿東重投社會的阻力和身邊人的冷言冷語。導演以一種冷冷的語調，講了一個悲天憫人，細心體貼的故事。

人倫悲劇莫奈何

《一念無明》的海報着重表現兩父子的居住空間，由天花板的角度下望，

存滿雜物的房間讓人印象深刻。這是一個很久沒有在銀幕上出現的空間，年輕的一輩或會誤稱為副房，但其實這是在過去粵語片裏不斷見到的板間房。共用廚廁的板間房單位，住戶間充滿了互動，和副房居民多數和鄰居不相往來，大不相同。有趣的是，在翁子光導演的《踏血尋梅》之中，兇案的現場也是這種舊式的板間房。兩位新進導演似乎都對這種舊電影的空間有所感覺，選擇了類似的場景。

當然，和《踏血尋梅》中黑暗的唐樓不同，《一念無明》裏板間房的空間尚算乾淨整理，住在裏面的人也顯得溫柔敦厚。而整部電影之中，最能以平常心看待阿東的，也是住在隔壁的小學生，兩人上演了一齣另類的「一板之隔」故事。而片中另一個唐樓場景，則是兩

母子最初居住的獨立單位，也是這個城市中舊式居住空間之中，最體面最光鮮的一種面貌。

不販賣廉價同情

電影講的是躁鬱症。最激烈的場面在故事一開始就出現，除了阿東，他久病的媽媽恐怕也有情緒病，其情緒暴躁到火燒女傭的地步，或多或少也是病了。相比起兩人的對峙，阿東出院後在朋友婚禮上的突兀發言，或者他前女友在教會痛陳阿東的種種不是，那種躁、那種過火，都沒有這麼令人不安。阿東母親怨恨不成器的丈夫，以及在美國事業有成的小兒子，反而傷害唯一留在身邊照顧自己的兒子，阿東母親的情緒問題既是病，也是人倫悲劇。這是電影躁的一面。

面對這樣一個相當煽情的處境，導演採取的是一個後退的策略。《一念無明》用頗為抽離的視點去處理這個可以很煽情浮躁的故事，長期沒有來往的父子、剛剛離開精神病院的病友，以及對病情缺乏了解的家人、鄰居，導演把鏡頭放在一個禮貌的距離，靜靜地看着各人的互動，像為彼此的關係加上一層隔膜。而鏡頭的距離很好地呈現出這種隔膜，不強求觀眾代入主角的世界。

事實上，那種生無可戀的沉鬱狀態，強行代入，試圖理解，也不過是廉價的同情。如今如實地呈現，可能是更為貼心的做法。從這點來看，電影的主調其實還是鬱這一面。在躁與鬱之間，編導和演員做了一個漂亮的取舍，掌握得很有分寸，而余文樂的演出也給人脫胎換骨的感覺。



▲前女友對阿東心懷怨恨



▲阿東（後）要照顧患病的母親，二人猶如困獸鬥

美版《攻殼機動隊》登場

本周上畫 >>> 林錦波

上周雖然有兩部大片《外星生命》（Life）和《Power Rangers：戰龍覺醒》（Power Rangers）新上畫，仍不敵上映第二周，迪士尼的真人版《美女與野獸》（Beauty and the Beast）。而今周最強的電影是獲八項金像獎提名的《一念無明》，和荷里活改編日本經典動畫《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的真人版。

《一念無明》是新進導演黃進的首部劇情片，為香港電影發展局支持的第一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及受資助作品，他和編劇陳楚珩合作，趙崇基和麥曦茵監製，余文樂、曾志偉和金燕玲主演。去年電影已在台灣金馬獎勇奪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女配角（金燕玲）兩項大獎，跟着在今年奪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包括最佳導演、編劇及推薦電影獎項。《一念無明》曾作優先場放映，反應不俗，且看正式上映，成績如何。

故事講述余文樂飾演的角色患有躁鬱症，父親曾志偉離家出走，弟弟遠走美國定居，他被迫照顧久病在床的母親金燕玲。一次意外中，他結束了母親的生命，住進精神病院，康復後父親接他回家同住。

►《攻殼機動隊》改編自日本動畫

《攻殼機動隊》由《白雪公主之魔幻復仇記》（Snow White and the Huntsman）的英國導演路柏山達斯（Rupert Sanders）執導，「女神」施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和日本大師級導演北野武主演。相信對日本動漫有認識的朋友，對士郎正宗於一九八九年推出的漫畫《攻殼機動隊》，應該不會陌生，一九九五年動畫大師押井守把漫畫製作成動畫推出，震驚全球。對香港動漫迷印象最深刻的是，故事的背景城市是取材自未拆卸前的九龍城寨。

電影講述未來世界，人體的大部分器官可換成生化軀體，而人類意識可進入數碼網絡之中，導致許多新形態犯罪事件出現，有關方面於是成立精英部隊「公安九

課」，並由生化人「少佐」草薺素子領導，打擊危險的犯罪行為和極端分子。今周可謂「日本動漫周」，除了日本味的《攻殼機動隊》外，還有去年勇奪日本《電影旬報》最佳日本電影的動畫電影《謝謝你，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片瀝須直導演，改編自河野史代同名漫畫。溫柔善良的鈴，十八歲時隻身遠赴廣島，嫁素未謀面的海軍文員周作，二次大戰爆發，周作被調派參戰，鈴堅強地擔起照顧家庭重任，直到戰事結束，周作向鈴情深告白。

另一部日本動畫電影《刀劍神域劇場版：序列爭戰》今周上映，伊藤智彥導演。最後，內地導演程耳的《羅曼蒂克消亡史》，葛優、章子怡和淺野忠信主演。



電影市場怪現象

光・影・道 >>> 田 力

中國電影市場的高速增長，不單令美國的投資者趨之若鶩，亦帶動了世界電影市場的增長。過去五年，全球電影票房收入以每年4%的增長率飆升，二〇一六年全世界票房總收入是388億美元，其中最大的兩個市場是美國和內地，分別佔總票房的29%及18%。

雖然以去年的低增長來看，內地電影票房要追上美國並非兩三年間的事，但內地的電影銀幕總數每年以雙位百分比增長，現已擁有超過四萬一千個，比美國還多，即是說，只要每個銀幕的入座率人次相若，內地票房就超越美國了。可惜的是，我們的銀幕高速增長，而影院的平均入座率卻向下滑，所以，去年票房增長追不及銀幕數量的增長，因為我們的電影吸引力不夠。為什麼？原來做電影「生意」的人多，拍電影的人不多。

可能有人覺得奇怪，在北京幾乎每家咖啡廳都有人在談電影，整個行業彷彿很蓬勃，為何說拍電影的人不多？實況其實很簡單。以一些有名的新電影公司為例，花了數以億計的金錢去買IP，或簽下一些導演，而這些名導的出品多是製作經年的；兩三年後的今天，這些新公司還有大批IP「待」開發，

大導演亦未拍電影。一些人是為了炒股票做以上動作，另一些更無知，以為那些動作是在做電影生意，最後才知道跟電影關係不大。這些公司真正參與電影拍攝的事情是「參投」（參與投資一些電影），沒有主導權的參與跟silent partner沒分別，何須成立電影公司？

另一種活躍的電影「生意」是融資，一般是基金經理甚至是明星找到一些資金，然後為資金找電影項目。本來這是製片人（producer）應做的事，問題是，這些人有沒有監製能力。

還有一種電影「活動」很流行，就是電影的參與者，包括有些演員和導演，都要求有投資的權利，於是演員或導演都成老闆，做任何決定的程序變得複雜。有些電影因此而拉倒。更有一種投資界稱為「空手道」的公司，找到一項目便想作主導，到處找人「參投」，做其無本生意，彼此都風險甚高。

以上的現象，就是說明有很多想分享電影市場的高增長成果的人，卻不知如何運作；又有一些渾水摸魚的人希望分一杯羹；更有一些電影人不守本分所致。所以雖然市場蓬勃，卻不健康，因此增長放緩。